

脫出典藏的牢籠--

「圖書館的數位未來 脫掉數位典藏的典藏外衣」研討會後札記

參考組 傅彥儒

日前嘗與友人論及歷史文物之保存，友人言：「拿去數位典藏啊！現在圖書館、博物館什麼的最愛數位典藏了，什麼東西都要典藏一下。」便有人接著說：「典藏完也不知道要幹嘛。」席上友人皆不禁哄然一笑。的確，典藏完要做什麼呢？

我們身為圖書館 / 博物館工作者，自問時或許可以回答出數位典藏的價值與意義。我們知道透過蒐集、整理、修復、數位化、建檔編目、呈現等作業後，我們能讓珍貴的文史資料得以永續保存，減少單一獨本文物毀損時造成的損失。也能透過數位化的傳遞方式，將這些珍貴的文物推廣給群眾，讓群眾能夠更便利地觀看使用。

但我們敘述的這些價值，卻不能獲得其他人的理解和認同，群眾難以感受到數位典藏的存在的價值，至多只知道典藏的單位把文物掃描好了，放在網路上，架成一個網站，僅此而已。顯然在現況之中的推廣和使用價值仍和我們的目標有所差距。

抱持著一顆對於數位典藏價值的好奇心情，參與了是年(2016)四月十五日「圖書館的數位未來 脫掉數位典藏的典藏外衣」研討會，由飛資得企業集團駱英豐先生引導，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吳瑞秀館長、台北市議會圖書館鄭有容先生與談。在引言中，駱英豐先生以「說故事」來詮釋數位典藏應用的角色功能，也點出數位典藏在推廣應用中可以致力的蹊徑之一。

「說故事」所指為何？或許我們能將之解讀為「重現文物資料的歷史意義」。並不是要撰寫或口述一段故事，而是透過更多元的方式，將這些文物資料曾經在歷史上代表的意義展現出來，讓群眾感受到這些資料存在時的意義和溫度。或許是透過視覺化的表格，呈現一份環境污染的數據圖表；又或許是透過精采的漫畫，重現一則歷史事件。也可能是將大量的資訊拆解、重整後，成為能和使用者的互動的資訊供應介面。這些方式都使讀者再次感受到這些文物存在的意義，覺得這些事情能與世界產生連結，也與他自己相關。

除了創造故事性的連結之外，數位典藏也應發揮數位技術的特性。會中，鄭有容先生舉例：透過斷詞切字、詞頻分析、關聯詞分析、資訊視覺化、社會網絡分析等技術，能夠使資料產生連結、共融，達到過去人工研究方法無法達成的目的。他進一步說明，此種透過數位科技進行的人文研究，能夠

跨越領域、連結出乎意料的關連，打破時空限制，即為「數位人文」技術的主要特質。

因此當我們尋找特定目標時，如地震、土壤液化，即可找到相關文獻史料、甚至將歷年議會議事記錄所載該議題的文獻列出，我們便可以知道過去的歷史中在哪些時間點曾經面臨相同的問題，又政府議事如何決策。又或者我們研究東方繪畫時，從數位化之文獻資料透過技術演算，可以發現某些西方繪畫也存在某些互相影響的元素。這都便利我們進行人文研究時能夠進行主題的連結，更能夠創發出新的知識系統。

竊以為「數位典藏」一詞的使用可能即限縮了利用的發展性。典藏一詞仍是較著重於保存收藏的意義，字面上並不能傳達典藏後利用的意義。近年為了強調典藏的使用性，將數位典藏一詞延展為「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」，但人們仍是因為慣性而稱之為「數位典藏」。從使用性觀之，「數位人文」強調人文研究時能對資料產生跨域串聯，也許能是未來發展努力的方向。

從數位典藏工作探討圖書館的角色。吳瑞秀館長引用美國學者 R. David Lankes 所述：一個成功的圖書館不是只有注重館藏量、入館人數，館員的任務是要更能夠啟發並加速社群的夢想實現與知識創造，圖書館要逐漸成為社群養成的角色，並讓社群中的人群可以透過直接或隱性的交流互動，創造更具價值的知識。

中國文化大學吳瑞秀館長介紹張其昀先生史料數位典藏



以過去數位典藏經驗而言，若是能將史料修復、掃描建立數位資料，可謂達到備份的程度。若是建立一個完整的資料庫供民眾檢索瀏覽，可謂達到呈現的功能。但若僅止於此，圖書館的服務猶是被動展示的網頁，若非該議題高度涉入者不太會接觸。如何將既存的資料重整、再造價值，當是數位典藏的發展要點。我們期望圖書館的角色能夠更為主動，成為一個出版的角色，將資訊再次重整加工並推廣給群眾；並成為一個領導的角色，帶動社群性的資訊互動與傳遞。